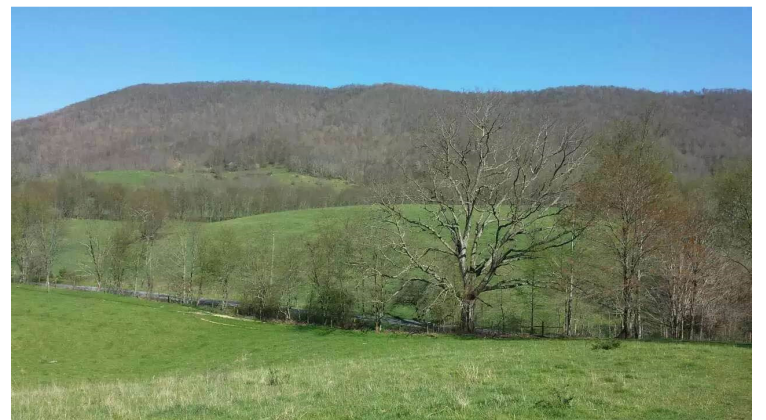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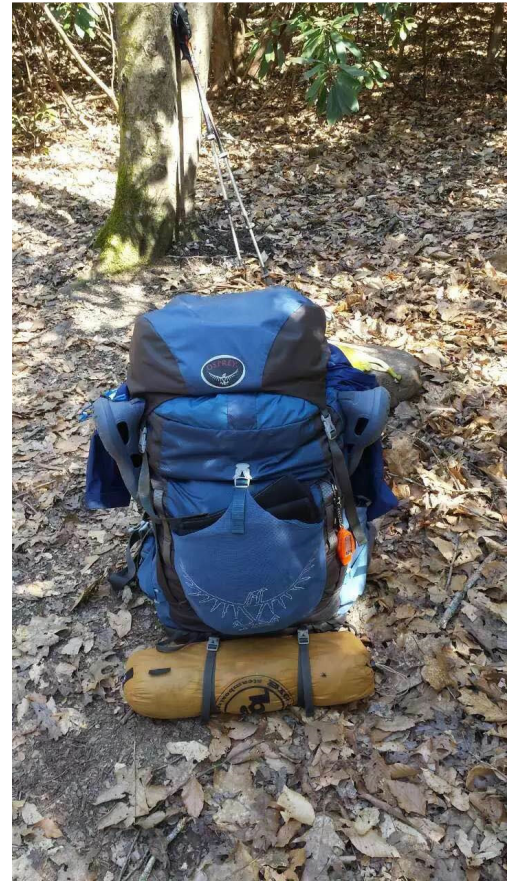


4/18/2016 - 今天 4 月 18 号星期一。

12 点 20 分才从阿特肯小镇边的 AT 道上出发，冒着摄氏 35 度的高温爬山，心里无比怀念一周前的冰天雪地。

下午 3 点，走到 catfish trail 交叉点，那里是 AT 线的 550 英里处，这就是说，走了正好一个半月，我走了 550 英里，即走完了 AT 全程的四分之一。在彼处自拍两张留念，一个半月，头发胡子自由生长，已经十分可观了。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还须努力。

下午 AT 线经过几处私人产业山林草场，特地有告示标明，意在告诫 AT 徒步者不要乱闯，如果要去农家院，需要获得主人的准许。山坡草地十分漂亮，远处的农家房屋和谷仓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



下午 7 点 10 分到达窝棚 knot maul branch shelter。一共走了 14.7 英里，约 23 公里多，用时近 7 小时。

早上 9 点多才起床，在旅馆吃了顿丰盛的免费早餐。三张老 K 这几天真是诸事不顺。昨天他急着住进旅馆而不是不是客栈，因为前者有浴缸，可以泡脚，舒缓他的脚腕肌腱。攻略上介



绍该旅店 75 美元一夜，但昨天附近有赛车，旅馆价格翻了一倍为 150 元。他昨天签单时没看价格，今天续签时才发现。这让他很郁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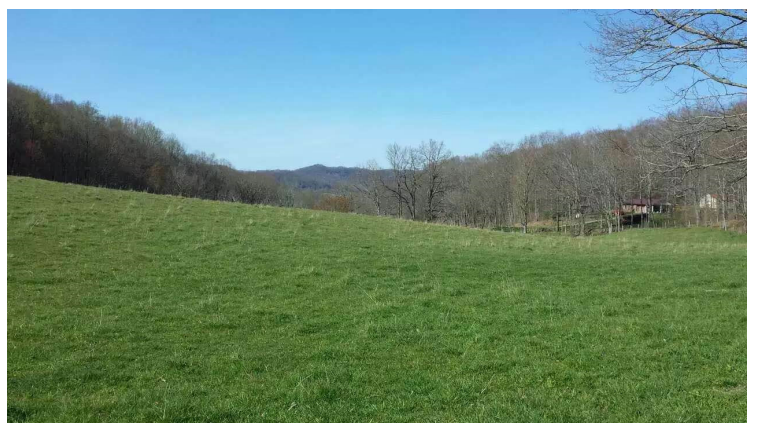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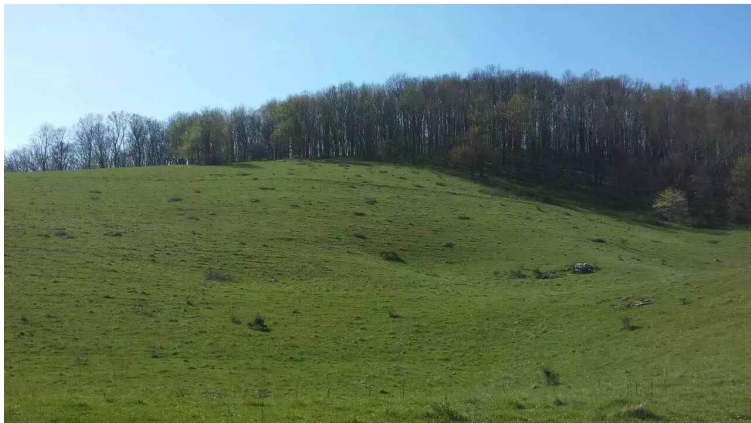
另外，他昨天吃坏了东西，昨晚开始拉肚子。今天早上都一直在拉。

昨天下午 6 点多，他知道我快到阿特肯了，就定了披萨和沙拉，发短信要我到旅馆和他一起吃晚餐。但是我收到短信时，已经在和教会的人一起狼吞虎咽，于是告诉他，我已经在吃了，要他自己一个人吃。这样阴错阳差躲过一劫。估计是沙拉或沙拉油不干净，让他吃坏了。因为我到时他还没吃完，于是非要我吃一点。我当时还撑着，勉强吃了块披萨，然后出去买啤酒回来两人一起喝。结果我什么事也没有，他肚子却坏了。

早上看他接连上厕所，也没带药，赶快拿出药包，找出治拉肚子的药给他。幸亏他今天在我劝说下歇一天，否则要是依他的，跟我一起出发，不知会惨成什么样。希望他明天肚子没事了。

三张老 K 的老婆是护士，大概平时把他照顾得太好，使得他太缺少生活常识。走 AT 全程，竟然什么药也不准备。我虽然多年来基本不生病不吃药，但别说走 AT，就是平时一天往返的短途爬山，我背包里也会装个药包，里面一定要有这几种药：治拉肚子的，治过敏的，镇痛治感冒的，云南白药和创可贴等。从去年开始，加了一瓶硝酸甘油片。这些药这么多年从没用过一次，但从来都必须带，每隔一段时间还会清点一次，换掉过期的。爬山在野外，尤其一个人的时候，一切都要靠自己，有备无患必须成为座右铭。

之所以加上硝酸甘油片，是因为我外公 70 岁时因心脏病在睡梦中过世，我母亲 60 岁时开始有心绞痛毛病，很长一段时间，硝酸甘油片都随身带。虽然我的几个哥哥姐姐（我们家兄弟姐妹 6 个，我排行老五）都没有心脏方面的问题，但万一我母亲特别偏爱我，把心中的东西传给我了呢？所以去年 59 岁时特地托朋友从国内带来硝酸甘油片，放在药包里，爬山时带上。



阿特肯小镇是我走 AT 以来感觉最坏，对 AT 徒步者最不友好的村镇。而且我和三张老 K 都这么认为。昨天我拦车送他上路，那车只到一个叫 sugar grove 的小村。离阿特肯还有十多英里。他在那里一边走一边拦车，无数车经过，没有一辆车停下来。后来他走到一个加油站，一辆在那里加油的车勉强答应带他一段。到离阿特肯还有 5 英里时，那人说他到地方了，不能再带他了。三张老 K 当时脚痛得厉害，于是说给他 15 美元，让他送到地方，那人二话没说，一踩油门，把三张老 K 送到旅馆。对开车的人，5 英里就 5 分钟的事，真是一点方便都不愿意给。

三张老 K 住的旅馆离 AT 线有 3.5 英里，开车几分钟，走路得一个小时多。旅店外有两个加油站，来往车多，我原以为可以很容易搭到便车，不料我和三张老 K 在加油站和附近商店停车场问了无数车主，竟然没有一辆车愿意行方便带我。我一怒之下，顶着大太阳，沿着公路自

已走过去了，一路也没再做搭车的手势，反正做也没用。我和三张老 K 都说，这个小破镇，我们以后永远都不会再来。

其实昨天下午招待我吃饭的那些善人，在他们开车送我到旅馆时曾给过我一张名片，说有任何事都可以找他们，但是言谈中知道他们住在 20 多英里外，所以上午虽然有麻烦，实在不愿意过分利用别人的善意让他们开车跑老远来送我，还是自己走吧！不就多走几里路，出发晚点吗？